

初刻

拍案惊奇

初
编



前 言

明代末年，白话短篇小说异军突起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热潮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，而其中的佼佼者即是明代通俗小说大师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）和凌濛初的“二拍”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。

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主要反映古代市民的生活，所以鲁迅先生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将其归于“明之拟宋市人小说”。作品集收有部分“宋元话本”以及根据旧话本改编的所谓“拟话本”，故又被称为“话本”或“拟话本”小说，实际上，就是通俗短篇白话小说的五个专集。类似的小说还有明代的《石点头》、《醉醒石》、《西湖二集》、《人中画》，以及清代的《照世杯》、《豆棚闲话》、《西湖佳话》、《十二楼》等，但这些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，均不能出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右。虽然由于统治者的敌视和压制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在清乾隆前后处于被冷落的地位，但刊行360余年来，始终在文学园地中，散发着持久的芬芳。

冯梦龙（1574～1646）字犹龙，亦字耳犹、子犹，别号龙子犹、茂苑野史氏、顾曲散人、墨憨斋主人等。他是长洲（今江苏吴县）人，年轻时便很有才气，与当画家的哥哥冯梦桂、当诗人的弟弟冯梦熊，并称为“吴下三冯”。曾任丹徒县训导、寿宁知县。清兵渡江后，他曾参加过抗清活动，最后死于家乡。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，作品题材十分广泛，如民歌集《桂枝儿》、《山歌》，散曲集《太霞新奏》，笔记小品《古今谭概》、《笑府》，剧本《双雄记》、《墨憨斋定本传奇》，并曾改写过长篇历史演义小说《平妖传》、《新列国志》等，可谓多才多艺，但其代表作则自非“三言”莫属。

“三言”中最早刊行的是《喻世明言》（初名《古今小说》）；《警世通言》出版于天启甲子年（1624）；《醒世恒言》出版于天启丁卯年（1627）；三集各收短篇小说40篇，共120篇。“三言”出版以后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尤其是销路很好，大有洛阳纸贵之势。凌濛初就是受到“三言”的启发才着手编写“二拍”的。

凌濛初（1580~1644）字玄房，号初成，一名凌波，别号即空观主人。他是浙江乌程（今属吴兴）人，曾任上海县丞与徐州通判，后在房山率众抗拒李自成别部，呕血而死。他所著的书除“二拍”外，另有《言诗翼》、《诗逆》、《诗经人物考》、《左传合鯖》、《后汉书纂评》、《合评选诗》以及戏曲《虬髯翁》、《颠倒姻缘》、《北红拂》等20多种，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。

凌濛初编写“二拍”的初衷是效仿冯梦龙的“三言”，这一点十分明确，他在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序言中写道：“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书（即指《喻世明言》等“三言”）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一破今时陋习，而宋元旧种，亦被搜括殆尽”，“因取古以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，得若干卷。”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，凌氏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与冯梦龙“三言”中出版最晚的《醒世恒言》于同年——明天启丁卯年（1627）刊出，都是40篇。书出之后，受到了书商的热情欢迎，凌濛初也一发而不可收，紧接着于崇祯壬申年（1632）出版了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收小说39篇，最末附《宋公明闹元宵》杂剧一出，凑足了40篇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相继问世后，产生了一个不小的冲击波，社会上竞相出版“话本”、“拟话本”小说，但其成就均在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之下。随着“三言”“二拍”影响的日益扩大，有关的精选本、改编本、续编本等也陆续涌现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明崇祯年间抱瓮老人选刻的《今古奇观》。这是一个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精选本，分别从《喻世明言》中选8篇，《警世通言》中选10篇，《醒世恒言》中选11篇，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选8篇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选3篇，总共也是40篇。

《今古奇观》的出版，对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由于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广泛流传，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。研究者们注意到了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之间的密切关系，经常将二者在一起相提并论。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便曾列专编论述；日本学者盐谷温在其《明的小说“三言”》一文中就曾探讨过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以及《今古奇观》三者的关系；孙楷第先生更著有《三言二拍源流考》，详细论证了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成书经过。

实际上，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在许多方面确有相似之处。例如在篇幅上，每集均收40篇，如出一辙，似成定式。在写法上，均属典型的“话本”写法，以韵文诗词起首，接着或以一个短故事作为开篇，称作“楔子”，或直接进入“正话”。正文中经常插入短小精辟的诗词、对联等韵语。篇末用四句或八句诗作结。在内容上，均以描写市民、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生活为题材，都属于“市民文学”。

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也存在着一些差异。如“三言”中虽然有些篇是冯梦龙创作或改编的，但多数是因袭宋元旧本，冯氏主要从事的是整理工作。“二拍”则不同，由于旧的话本已被搜括殆尽，所以凌濛初的“二拍”主要收集的是他本人的创作，尽管故事的素材往往取之于笔记小说。换言之，“三言”是以“话本”为主，而“二拍”则是以“拟话本”为主。在艺术上，“三言”发展了唐人传奇的长处，丰富了短篇小说的思想表现力和艺术概括力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，而“二拍”则较少独创性，相形见绌。“三言”的标题均是一句话，而“二拍”则易之为对称的两句。

一个时期以来，评论界对“三言”一直持肯定态度，而对“二拍”则是毁誉参半，褒贬不一。其中原因之一是凌濛初本人曾参与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作战，又在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卷三十一《何道士因术成奸，周经历因奸破贼》中诋毁明代农民起义军领袖唐赛儿。而对这一点应该作具体分析，在仇视农民革命这一方面，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都立场一致，出身于这一阶层的冯梦龙、凌濛初均

概莫能外，这一思想难免反映在其作品中，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该作品本身，正如我们认为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，但并不否认《曾文正公集》中仍包含着许多积极正确的内容。尽管“二拍”在总体上逊于“三言”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超过之处，这是需要具体分析，究竟如何比较二书，还是让读者自己去鉴别。这次将“三言”与“二拍”合为丛书，并出版一字不删的足本，其目的便是为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。

“三言”的版本，一般采用世界文库本，“二拍”则多用覆尚友堂本等翻刻本。这次出版的《三言二拍》丛书，“三言”以兼善堂本为底本，“二拍”以尚友堂本为底本，均系该书明代的初刻本，最接近原貌。同时，参校了三桂堂本、衍庆堂本、消闲居本、松鹤斋本以及《今古奇观》等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本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现存尚友堂刊本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第二十三卷已佚，是将《初刻拍案惊奇》的第二十三卷《大姊魂游完宿愿，小姨病起续前缘》移植于此，李代桃僵。为了保持底本原貌及维持每集40篇的格局，在整理上未作变动，则第二十三卷在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与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重复出现，这大概是此书最大的美中不足吧。另外，为使丛书体例一致，将“二拍”回目中的“卷××”易为“第××卷”，在此一并说明。为便于一般读者阅读，本丛书除采用横排简体字外，还对全书重新进行了分段标点，并改正了原书中个别误字、错字。对异体字、古今字、通假字，则一律直接改为现在的通行字，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。

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积极一面是对黑暗的封建官僚制度、封建礼教进行了抨击和揭露，歌颂了市民百姓对婚姻自由、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，对统治阶级提倡的程朱理学大胆地给以嘲讽，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学理论的束缚，反映出民主性的精华及人道主义精神。作者爱憎分明，亦喻亦讽，亦谐亦警，鞭挞丑恶，发泄不平，劝人向上，颂扬爱情，刻画出不少感人的生动形象。如：《喻世明言》中

棒打薄情郎的“金玉奴”；《警世通言》中怒沉百宝箱的“杜十娘”；《醒世恒言》中独占花魁的“卖油郎”；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反抗父母悔婚的“宣徽院仕女”；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视官府如儿戏的“神偷一枝梅”。在作者酣畅的如椽笔下，芸芸众生，光怪陆离，绵绵痴情，死生不渝，令人切齿，令人捧腹，令人荡气回肠，令人没齿难忘。

当然，由于封建时代的烙印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往往是美丑杂陈，瑕瑜并见。除了上述污蔑农民起义的倾向之外，书中还经常夹杂着不少封建说教，显露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，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点，保留了不少庸俗落后的东西，以及露骨的色情描写等，都是消极的因素。有些章节更是特别突出，如《喻世明言》中的《梁武帝累修归极乐》、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庄子休鼓盆成大道》、《醒世恒言》中的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、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的《乔兑换胡子宣淫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的《任君用恣乐深闺》等。

读者诸君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这部分内容，将之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认识，既不能杯弓蛇影，因噎废食，也不能囫囵吞枣，兼收并蓄。应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收其人民性的精华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摒弃那些庸俗落后的东西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，因为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主流毕竟是好的，是瑕不掩瑜的。

囿于整理者的学识和水平，整理本难免仍不尽人意，衷心希望有识之士指出其中的疏漏和错误，以便再版时更正。至于对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不同看法，则可以继续争鸣，各抒己见。本文有不当之处，亦敬请指正。

癸酉年春三月

周鯤于道遥斋

叙

语有之：“少所见，多所怪。”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，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，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。昔华人至异域，异域咤以牛粪金。随诘华之异者，则曰：“有虫蠕蠕，而吐为彩缯锦绮，衣被天下。”彼舌舛而不信，乃华人未之或奇也。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，赘矣。

宋、元时有小说家一种，多采闾巷新事，为宫闱承应谈资。语多俚近，意存劝讽。虽非博雅之派，要亦小道可观。

近世承平日久，民佚志淫。一二轻薄恶少，初学拈笔，便思污蔑世界，广摭诬造，非荒诞不足信，则褻秽不忍闻。得罪名教，种业来生，莫此为甚。而且纸为之贵，无翼飞，不胫走。有识者为世道忧之，以功令厉禁，宜其然也。

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言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一破今时陋习，而宋、元旧种，亦被搜括殆尽。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，意余当别有秘本，图出而衡之。不知一二遗者，皆其沟中之断，芜略不足陈已。

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，得若干卷。其事之真与饰，名之实与臆，各参半。文不足征，意殊有属。凡耳目前怪怪奇奇，当亦无所不有，总以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

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，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，吾恶乎从罔象索之？

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

目次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一卷 |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|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| ····· (1) |
| 第二卷 | 姚滴珠避羞惹羞 | 郑月娥将错就错 | ····· (14) |
| 第三卷 |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|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| ····· (28) |
| 第四卷 |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|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| ····· (35) |
| 第五卷 |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|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| ····· (44) |
| 第六卷 |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|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| ····· (52) |
| 第七卷 |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|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| ····· (65) |
| 第八卷 | 乌将军一饭必酬 | 陈大郎三人重会 | ····· (73) |
| 第九卷 |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|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| ····· (82) |
| 第十卷 |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|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| ····· (89) |
| 第十一卷 |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| 狼仆人误投真命状 | ····· (99) |
| 第十二卷 | 陶家翁大雨留宾 | 蒋震卿片言得妇 | ····· (111) |
| 第十三卷 |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|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| ····· (120) |
| 第十四卷 | 酒谋财于郊肆恶 | 鬼对案杨化借尸 | ····· (129) |
| 第十五卷 |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|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| ····· (136) |
| 第十六卷 |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|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| ····· (145) |
| 第十七卷 |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|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| ····· (154) |
| 第十八卷 | 丹客半黍九还 | 富翁千金一笑 | ····· (173) |
| 第十九卷 |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|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| ····· (184) |
| 第二十卷 | 李克让竟达空函 | 刘元普双生贵子 | ····· (194) |
| 第二十一卷 |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|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| ····· (212) |
| 第二十二卷 | 钱多处白丁横带 | 运退时刺史当艖 | ····· (219) |
| 第二十三卷 | 大姊魂游完宿愿 | 小姨病起续前缘 | ····· (229) |

- 第二十四卷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…… (239)
- 第二十五卷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…… (249)
- 第二十六卷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…… (257)
- 第二十七卷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…… (268)
- 第二十八卷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…… (280)
- 第二十九卷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…… (287)
- 第三十卷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…… (302)
- 第三十一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…… (309)
- 第三十二卷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…… (330)
- 第三十三卷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…… (339)
- 第三十四卷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…… (348)
- 第三十五卷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…… (363)
- 第三十六卷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…… (375)
- 第三十七卷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鄂州司马冥全内侄 …… (384)
- 第三十八卷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…… (391)
- 第三十九卷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…… (400)
- 第四十卷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…… (409)

第一卷

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
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？
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眼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！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盖不完酱瓿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杆箭煮不熟饭锅。及至那痴呆懵懂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，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着黄金化做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。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。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！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，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，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；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。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。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。

且听说一人，乃是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双名维厚。乃是经纪行人。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，睡醒来千思想、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：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，

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，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，结成一条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，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蹉跎踉跄，心中喜欢。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现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子，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。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看，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，曰：“某等兄弟，无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。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先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。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，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地跌倒。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

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，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，倒是别人家的！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。

次早起来，与儿子们说知。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，失许了我们。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

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遂访至某县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

主人王老，见金老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，先生道移床即好。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

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哪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祐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。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地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，每盘两锭，都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。抚摩一番，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。”

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？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。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。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原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自在脱线处落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得不去。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倒无了，原无的倒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

而今说一个人，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、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，亘古新闻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惠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文，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相通。幼年时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，拓了

几笔，便值上两数银子。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。下等的，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，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，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装幌子弟，要买把苏州做的扇子，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原来北京历涉却在七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片，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。本钱一空。

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做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倒运汉。不数年，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要去处少他不得，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，高不凑，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，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

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踉将来。原来这个张大，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，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料想都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：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助你，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。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，敲着报君知走将来。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哪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

要什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！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

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！说道你去，无不喜欢，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吃吧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

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篾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剥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井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。所以广桔、福桔播名天下，洞庭有一样桔树，绝与它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，只是初出时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桔之价，十分之一，名曰洞庭红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，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。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桔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

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

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什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都上岸，打一看，原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原来这边中国货物，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，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？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。众人都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、歇家、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寻，发货去了，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。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

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桔，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都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艙板上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，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，问道：“是什么好东西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。看

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原来是吃得的！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绵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等等看，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，也不见秤称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，红得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掂了一掂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。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囊，一块塞在嘴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到裹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

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。原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纹采，有等龙凤纹的最贵重，其次人物，又次禽兽，又次树木，最下通用的是水草，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栢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，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。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，文若虚已是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，口中哓哓说：“晦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道：“我们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？”

正在议论间，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骠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，对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卖！不要零卖！是有的俺都要买。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可汗哩！”看的人听见这话，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是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，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，只剩五十余颗，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，说道：“适间讲过，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：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情愿，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：“这样的一个如何？”文若虚又道：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钱一个抵百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

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等的，是个傻子。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，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一数，有五十二颗，准准地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人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见没得卖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称一称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称过数个，都是一般。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。笑一声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。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。

说话的，你说错了！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，那久惯漂洋的带去都是绫罗缎匹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？一发百倍了！看官有所不知，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，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，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、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两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管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，只换他低钱，岂不有利？用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，又不是这话。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，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遇巧，等得稀烂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？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闲话休提。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，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倒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。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。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，此间置货，作价不多。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，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，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，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想什么？万一如前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，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着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！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可惜。”

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，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。约有半月光景，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众人事务完了，一齐上船。烧了神福，吃了酒。开洋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，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糠粒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熟的几双水鸭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簸，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驶来。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境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途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混茫内未识应归何国辖，开辟来不知曾否有人登。

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，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

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躁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闲着，何碍？”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的，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教：十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，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，也不枉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片，不觉凄然掉下泪来。心里道：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，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。虽然侥幸，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，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今在绝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！”

正在感怆，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。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！世上人哪里曾看见？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，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稀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：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各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？”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

走至船边，船里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哪里又跔了纤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叫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，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！你拖来何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它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